

【原乡切片】

# 荷风送香气

□鲁亚光

芦苇荡，蒲草地，荷花池，别致的风景，就在眼前。

不止十万亩啊！应该称它们为小岛，像珍珠，像玛瑙，像翡翠，稀疏地散落在辽阔的微山湖上，被绵长的大运河用一条金带子串连着，湿漉漉、沉甸甸、金灿灿的。

水，深深浅浅，但水中必定有蒲有草、有鸟有蛙鸣，有锦鲤有五节腿的青虾；夏日一到，随处可遇的，是接天的莲叶、映日的荷花和四溢的清香。

清晨，约一渔家小舟，荡起双桨，拨开芦草，一簇簇、一团团、一片片的绿意便结伴而来，逼人眼目；细细的、淡淡的、柔柔的清气，一缕缕、一抹抹、一脉脉涌入鼻吸，透进肺腑，瞬间叫人心清气朗，神爽魄明。初入湖荡，薄雾缭绕，景色迷离，时隐时现，别样的风致，诱人步步深入。突然，一群水鸟惊起，把个苇草摇晃得前仰后合，也搅了绿水的好梦，款款地、粼粼地、颤颤地追着风景的身影而去。

视线渐阔，视野被无限放大。蓝天如洗，碧水若镜，浓淡相宜的花花草草镶嵌在偌大的湖面上，高低错落，疏密相间，形态各异。这生态中的奇葩，是仙界瑶宫的杰作吧！一步一景，一景

一叹，导引你不自觉地移步换景，那份恬畅，那份悠闲，那份逍遥……

灼红的花、翠嫩的叶、金黄的蕊、圆实的蓬、恣意的风，随轻舟长桨四下里穿梭、迂回、辗转。近了，近了，密密麻麻的花叶扑面而来，惊喜的心渐渐漾开。到了，到了，撩人的清香已然沁入四肢百骸，通圆密实的莲蓬频频点头致意，饱满的籽粒挂满甜香的微笑。采莲喽，采莲喽！左摘一支，右采一朵，身体俯仰间，清脆嫩绿的莲蓬蹦跳着陆续进舱，小船儿还没挪动多少地方，船上便堆起了一座翠绿的“小山”。摘累了，采乏了，船头一坐，船尾一卧，顺手剥开一个个莲蓬，甜翠香嫩的莲子顿时让人忘乎所以，船客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湖之子，自然之子。荷塘延展，荷香弥散，荷花烂漫。疏枝密叶间偶尔伸出一支或者几支凝脂的白莲花和粉莲花，不经意间偷袭着人的眼球，它们是在与红荷争奇斗艳吧。以绝对优势占据大湖高地的红荷花，并不在意几朵白莲花、粉莲花的挑衅，舞动荷叶的绿裙子，宛如刚出浴的美人儿，款款而动，依依而摇，逗引骄艳的阳光，前来伴舞弹歌。那些可爱的蜜蜂、蝴蝶、蜻蜓，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掠美的空隙，抢在



东岸 摄

白鹭天鹅之前，博取花尖、花瓣、花蕊的真爱。鱼儿虾儿游上跳下，把控风景的根脉，守住无限风情。向前行吧，行无止境；朝前望吧，望尽天涯。大湖上下，云集着欢声、笑声、歌声、惊叫声，和着荷香绵延，三里五里、十里百里……微山湖，大自然奏响的音符，清澈见底，韵味十足。

上善若水，水不深，山不高，岛不大，夏花绚烂，倾情绽放。荷满叶阔，荷风送香，何止十万亩？

水澈，岸宽，途长。可摇橹摆渡，可漕运鱼米，可北上南下，可悦性抒怀，可听蛙声一片……不需理由，皆因大湖之水潺潺不止，源源不断，涓涓不息。清澈的湖底，藕草牵连，成片的杂草浮萍集结在水上水下，养护着一方水土，佑护着一方阜康。曲折的

湖岸，杨柳依依，苇荻菖蒲丛生，幻化成一道道诗意的风景线。

在岸边，观一湖之风景；在船头，看一湖之风致；在流红泼绿间，蘸一湖之清香；在山水花草间，寄一湖之真爱亲情。水之清，草之绿，鱼之香，岛之美，荷之多，风景在流淌，清香在溢漾，感情在延伸。这样，眼睛就迷离了，心灵就弥漫了，情感就恬醉了。人和船的感情，已经进入时空纵深。“误入藕花深处”，也许就是前世预约的一场动情的密会吧。

为“荷”而来，涉水而上，“可以濯我缨”“可以濯我足……”十万亩荷池太大，一双眸子看不透；十万亩荷池不远，一颗心就可贴近。游微山湖，就像在品读一首绝妙的诗歌，淡远中含着一份浓郁的意蕴，浓郁中含着一份

淡远的情怀。

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在于良好的生态，在于盎然的生机，在于活色生香的鲜丽。三米五米，就是一片丽景；十里八里，就是一处阆苑。蓝天，碧水，荷香，绿韵，锦鲤，白鹭，帆船，渔火，故事，采莲女，渔歌子……至美的风景，让人收获不尽的欣悦、快乐和幸福。

面对一座风光旖旎的大湖、一条古韵依依的大河和一脉天工巧夺的荷池，你就会感到：大自然最美的风情，其实来自于热爱大自然的那群人，来自于至真至纯的境界。荷风送香十万亩，心有所系，情有所衷，意有所念，处处都是好风景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任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）

## 晒酱记

□刘志坚

伏天暑盛，万物藏息，祖母却要晒酱了。

夜里，祖母就着灯挑拣黄豆。一粒粒豆子滑过她的指尖，浸泡在新汲的井水里。翌日晨起，她又开始淘洗小麦。麦入清水，祖母手持笊篱来回拨弄，如此循环数次，水不再浑浊时，祖母便把洗净的麦粒与泡胀的黄豆一同倒入大锅蒸煮。氤氲的水汽裹着豆子与麦粒的清香弥漫开来。祖母立在锅边，不时捻几粒豆子查验火候，待豆粒可以被她粗糙的指腹捻开，便捞出摊在凉席上，半日便可晾至半干。

趁晾晒的功夫，祖母打扫干净厢房一角，铺上厚厚一层麦秸，再覆以洁净的屉布，然后拎起镰刀，牵我去砍臭蒿子。臭蒿又叫黄花蒿，植株高大，味道奇臭，连牛羊都避而远之，却是做大酱离不了的“药引子”。不一会儿，祖母便砍了足够的臭蒿，我屏住呼吸，帮祖母搬回家。

此时，麦豆已经半干，祖母当即把它们移到屋里，均匀地摊在屉布上，再严严实实地捂盖上臭蒿子，瞬间厢房弥漫着刺鼻的味道。大约三五天后，祖母揭开覆盖的臭蒿，我看见碧绿或黄绿的菌丝细密如绒，包裹着每一粒豆与麦，它们彼此勾连、攀援，织成了一张生机勃勃的绒毯。空气中，最初的浓烈臭蒿味已荡然无存，被

一种潮湿的、闷闷的、如同新翻泥土的气息替代。祖母轻轻拨开一点菌丝，露出底下变了颜色的豆麦，又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的气味，眉眼便舒展开来。接下来，祖母顶着溽热，把布满菌丝的酱料放在烈日下暴晒，两天左右便彻底干透。随后，便轮到石臼登场了。祖母握紧石杵，沉稳地舂捣下去，笃——笃——笃，一声声钝响在庭院里回荡。每一次起落，绿绒便褪去一层神秘，豆麦在石臼的怀抱里渐渐碎裂、融合，最终化作均匀的粉末。

祖母把粉末倒进粗陶酱盆，撒上大粒盐，再徐徐注入凉开水，接着用腊木棍深入其中，缓缓搅动，黄绿色的酱浆渐次成形。然后，用蚊帐布覆在盆口，以细绳扎牢，放在院子阳光最盛处，静候伏天滚烫太阳的暴晒。

自此，晒酱成了祖母每天的功课。清晨，她解开纱布，执腊木棍徐徐搅动。及至日头爬上屋脊，火辣辣地舔舐庭院，酱盆便静置于光瀑之下。如此，经过日复一日的搅动与曝晒，大约半个月后，酱色由绿黄变成深沉的赭褐，沉郁温厚的酱香，在灼热的空气里隐约浮动，一盆经得起时间咀嚼、熟透了的人间至味，终于晒成。

此后一年，灶间烟火便有了醇厚的底色。无论是蘸食水灵灵的菜蔬，还是炖煮朴素的食材，只消舀入一匙，那深藏的日光与豆麦之魂，瞬间鲜活了一粥一饭。

□罗新海

家乡有一座山，山上有老子庙，山下有老子村，民间还有众多老子的故事和传说，此山就是安丘市西南部的摘药山。

摘药山雄踞柘山与石埠子两地交界，古为齐、鲁边陲。相传春秋时，道家始祖老子（李耳）曾于此采药制药，故名“摘药山”；因其高耸，登顶似可揽月，亦称“摘月山”；早年遍生柘树，又曰“柘山”。

盛夏仰望，群峰之中，摘药山险峻突兀，葱茏叠翠，云雾缭绕。山顶庙宇建筑与齐长城遗址时隐时现，蜿蜒逶迤的步行台阶掩映在绿色里，直入云端。山间一壑一路，一石一木，皆为风景，是传说，是历史，是文化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摘药山虽非名岳，却有圣贤。山顶老子庙，相传始建于西汉。最高处为供奉老子的太清宫，其下玉皇殿，殿前碧霞寺、三官庙、太平阁、望海亭等错落有致，庄严肃穆。庙宇几经废建，多为山石结构，周砌石墙，古朴自然，似在诉说千年记忆，蕴藏动人故事，等待过往游人倾心聆听。

山上草木葳蕤，鸟语花

## 隽秀苍厚摘药山

香，风景优美，盛产柴胡、丹参等药材。传说当年老子就是看好这块风水宝地，于山腰开洞定居，采药炼丹，广济民间。后人感念恩德，尊称老子为“老子爷”，其居所名“老君洞”，采药歇息处称“李家顶”，山下追寻其迁居而来的后人李姓村，叫“老子村”。摘药山平常游客络绎不绝，尤以农历三月十五老子庙会为盛，四方百姓齐聚庙前，虔诚供奉。明代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朴尊崇老子及此山，曾赋诗《高柘山》：“闻道仙人常摘药，骑虹隐约过长城。”

“幽旷山中乐”，此等参禅悟道之境，正合隐逸山林。老子曾任周朝“守藏室之史”，即管理国家藏书的官员，一生修行宣讲道德，主张“无为而治、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”，写下经典哲学巨著《道德经》。相传老子卸任后归隐摘药山，于苍翠山峦、风声鸟鸣中，采药济世，潜心修道，体悟“自然即道”，在此完成《道德经》上篇初稿，故有“老子隐居摘药山，完成经书大半部”之说。

两千多年前，老子的足迹踏遍山隅，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已深植于此，成为摘药山的思想高峰，也增加了这

座山的精神高度，令人仰慕敬畏。厚重的老子文化传承，深深晕染着一代代当地百姓。周边的万顷梯田、古朴村落、烟火农家，以及孔子女婿公冶长书院、千年银杏夫妻树、“天下无二坊”庵上石坊、齐长城、齐大夫召忽墓等人文古迹，如颗颗珍珠镶嵌其中。生活于此的人们，秉承老子“道”之精髓，质朴善良，包容真实，勤劳奋发，日子过得和谐惬意。历经风雨沧桑的摘药山，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，也激励着后人自强不息，薪火相传。

风过山巅，四顾俯瞰，周边群山延绵数十里，山岭是绿的，河流是绿的，村庄是绿的，田野是绿的，绿色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流淌。山脚下的“安丘天路”横亘东西，起伏蜿蜒如画。这条“我家门口最具人气的路”，穿过群山原野，承载着无限希望，给人们以幸福的憧憬。置身于云蒸霞蔚间，自己好像也成了山水画中人，恍若穿越千年时空，与哲人晤谈学道，心里绪一片澄清宁静。风景这边独好！

回望摘药山，晚霞中峰峦梦幻缥缈，挺拔隽秀，神奇苍厚。她需要我们深度地品读，却怎么也品不尽、读不完。